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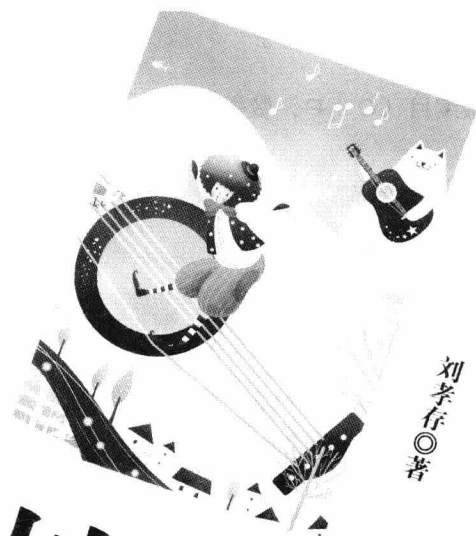


刘孝存◎著

地久天长

DIJIUTIANCHANG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刘孝存◎著

地久天长

DIJIUTIANCHANG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久天长 / 刘孝存著. — 南京 : 南京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533-0262-1

- I. ①地…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4689号

书 名: 地久天长

作 者: 刘孝存 著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 京 出 版 社

社址: 南京市老虎桥18-1号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

淘宝网店: <http://njpress.taobao.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83283864 (营销) 025-83283883 (编务)

出 版 人: 朱同芳

总 策 划: 刘成林

责任编辑: 严行健 沈丽国

装帧设计: 陈淑芳

责任印制: 杨福彬

印 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3-0262-1

定 价: 39.00 元

目录



第一章 竹马童谣·····	001
第二章 1966年初秋·····	025
第三章 1969年·····	053
第四章 1970年·····	115
第五章 1971年·····	156
第六章 1972年·····	195
第七章 1973年·····	229
第八章 1974年·····	244
第九章 1975年·····	289
第十章 1976年初夏·····	306
第十一章 1980年春节·····	316
关于《地久天长》的写作·····	322

第一章 竹马童谣

老北京的内城，曾是皇家禁苑，也是王公、贝勒的聚居地及大清八旗兵的驻营地。它的外城，也被叫做“南城”，其西半部后被称“宣武区”，多建会馆，同时也是宦宦、商贾、艺人的荟萃之地。被称为“崇文区”的南城东半部，虽然大小胡同里也有会馆及高门大户，但更多的居民属于引车卖浆的草民百姓。几百年的风云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发生在京城引人注目和青史留字的历史事件，大多发生在内城，即使发生在外城，也在“宣南”一带，历史风云似乎与南城的东半部没什么更多的牵扯。好在这里的平民百姓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平衡，安生过小日子的心思倒是代代相传。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的黄昏，在北京南城东部的一条古老的横胡同里，走来一个拉排子车的卖菜老头。排子车是一种人拉的车，车身大约有半人高，左右两个轱辘，车把可推可扶，人扶车把，绳套就套在拉车人的肩上。这横胡同西头儿，有一个叉路口，叉路口之间形成了一块三角地。这三角地既是胡同里的孩子们跑跳玩耍的空敞儿，也是小商小贩歇脚的地方。穿着一件没袖的白布汗衫的卖菜老头在这里停住脚步，卸下肩头的拉绳，拿了一块又脏又破的手巾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开始吆喝：“约西红柿嘞，卖茄子嘞黄瓜，约大捆的干葱诶——”这时候，一个名叫赵三儿、外号被叫做“猴三儿”的七八岁孩子蹿了出来，学着卖菜老头的声调喊：“约鸡拉屎嘞，卖瘸子嘞王八，约大捆的干孙子——”

赵三儿的喊声引来卖菜老头的白眼儿，引得路人发笑，也招来了胡同里的另外几个孩子。

“怎么着三儿？娶媳妇打幡儿跟着哄啊！”一个名叫杨路、外号被叫做“羊头”的孩子平时就喜欢拿赵三儿开涮。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嘿，羊头。”赵三儿嘻笑着回应小伙伴。

“是不是做梦娶媳妇了？”羊头又问。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在河里蹦。”赵三儿说，“我拿棍一捅，嫌你盖子硬。”

羊头听赵三儿暗指他是王八，反讥说：“三儿三儿，吃萝卜尖儿，拉红屎，冒白烟儿。”

七八岁的时候，在家行三、瘦了巴叽也猴了巴叽的赵三儿和并不比他强壮多少的杨路就这么相互叫着外号，常这么逗。可过了两年后赵三儿就不敢轻易把脑袋显得很大的杨路叫做“羊头”了，因为杨路学了武术，一摆架势就有点儿肝儿颤。但他不着猫逗狗又浑身痒痒，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去捉弄不怎么爱言语的另一个小伙伴林子。林子的大名叫林启云，因为额头比较宽亮，赵三儿就给他起了个“碑头”的外号。下雨的时候，赵三儿就念叨着喊：

“碑头碑头，下雨不发愁；人家打雨伞，他打大碑头。”

林子不理他，他又喊：“碑头倭瓜眼儿，吃饭挑大碗儿；给他小碗他不要，给他大碗他害臊！”林子还是装没听见，于是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个小王八，悄悄地贴在林子的后背上。如果不是关儿把这画王八的纸扯下来，林子就把它背到学校去了。

“关儿”姓关，名金雄。因为“关”“官”谐音，在外人听来，“关儿”就成了“官儿”了。那时候关儿长得还比较瘦小，但他那上挑的眉锋显出一股子精神劲儿了，于是有人说他是京戏里小生的料，只可惜他右嘴角下长了一颗明显的黑痣。他做事儿爱较真，既不像杨路那么打架凶狠，也不像赵三儿那样喜欢逗贫嘴儿，虽然赵三儿不大愿意跟他见招，但还是把他嘴唇下角的黑痣戏称为“美人痣”，让他哭笑不得。

关儿的家就在横胡同三角地附近一座典型北京四合院里。这座二进院坐北朝南，宅门在整个院落的东南角。暗红色的大门上有一副黑漆大字，上写的字依稀可辨：“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横幅已经没有了，那

上面的字大概是“吉星永照”之类。门板两侧各蹲着一个显得十分古旧的万字纹圆门墩，其中一个残缺了一块。走进大门，是一个有顶子的长筒形的半间屋大小的门道，内里迎着大门朝南的是东厢房南侧面的灰色跨山影壁，由于年代久远，上面的字和文饰都已经很模糊了。门道往西是一个东西长的前院，其南是一排倒座房，门、窗朝北，也就是朝着院内。前院北侧正中的宅院中轴线上是二道门。二道门也叫“垂花门”。这门朝着倒座房的方向，左右有两根不落地的悬柱，悬柱下端有莲花蕾样的垂珠。也因为年久失修，垂花门的漆皮脱落，显得有些斑驳。二道门内是一个长方形的小院，院内长着一棵枣树和一棵柿子树。树荫下摆两个灰陶的大鱼缸，水面上长着浮萍，浮萍下悠哉游哉的是几条黑色和红色的龙睛鱼。鱼缸旁的花盆里，栽种着石榴、夹竹桃、玉簪棒和天冬草。秋风起时，大红枣儿和金黄的柿子挂在枝头煞是好看，引得院里院外的孩子馋涎欲滴。据说这座宅院原属于一大户人家，北平临解放的时候，那大户携着家眷跑到台湾或者香港去了，解放后就归了公，后来又成为职工宿舍。关儿的父亲是八级钳工，每月百十元的工资。由于技术级别高和家里人口多，关家占住了职工宿舍二进院内五间正房中的两间，另有一间东厢房，后来给了长大了的孩子关儿。于是关儿住的这个“单间”就成了小伙伴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林子和羊头的家也在横胡同的小四合院里。林子是“老来子”，父亲早亡，从小和当小学教师的母亲过活，经常得到舅舅家的接济。和林子走得最近的亲戚是舅舅的大儿子，也就是他的大表弟。表弟虽然比他小几岁，但见闻广，懂得多，也跟他合得来，俩人凑到一起，经常是天南地北地聊。羊头的父亲从小在前门外的绸布店学徒，出师后就留在绸布店里，解放后继续在店里工作，当售货组的组长。

赵三儿家有四口人，除了爸、妈，他还有一姐。他爸在一家国营的砖瓦厂里上班，他妈没工作，只管照顾一家人。原先他还有一哥，很小就病死了，但他依旧是取了“三儿”的名号。他家在距关儿家稍远一点的一大杂院内，这大杂院原先是座庙，后来香火熄灭了，陆续搬进去二十几户

人家。庙宇内的院落构造与普通四合院相差不多，住了人家以后，经过拆建、搭建，就变得杂乱无章了，于是形成了大杂院。

在几个小伙伴中，关儿比较特殊的就是很小就开始对音乐感兴趣了。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舅舅，但他的舅舅不是音乐演奏家，而是给乐器看病的，用行话说是调音师。给钢琴调音，舅舅大多不用定音器，也不用音笛，仅凭耳朵一听，舅舅就拿得准C、D、E、F、G、A、B。许多著名的钢琴家都请舅舅调琴，据说连音乐学院的教授们都佩服舅舅的耳音。当时只有四五岁的他，听见叮叮咚咚的声响，围着舅舅就不走了。奇怪的一座小木房子，光彩照人。房子的前边有一个盖，打开盖子，里边是一排白格子和黑格子；房子后边有一个大肚子，肚子里边挂满了丝线。这是一座魔房子，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趁着舅舅去喝茶的工夫，他抄起舅舅放在一边的音槌，学着舅舅的样子敲打那些发声的丝线。舅舅闻声赶来，大声呵斥，将他手中的音槌夺了过去。他被吓哭了，但却永远记住了他的第一次“弦乐演奏”。从那以后，他开始敏感地留意周围的声音——滴水的声音、蝉的鸣叫、秋虫的歌吟。偶然间，他用筷子敲打碗碟、小瓶子，发现它们都会发出不同的音响，高高低低，或者清脆，或者沉浊。这音乐伴随着他童年的梦。

三角地的北侧有一家杂货铺，里边卖孩子们喜欢吃的糖果、瓜子、洋画和玻璃球。小铺里还有坛装零卖的散酒及铁蚕豆、开花豆、煮花生、炸排叉，并设有可以坐两三个人的小酒桌。一到晚上，忙活了一天的脸膛黑红的拉三轮的和扛大个儿的就会坐在酒桌上喝一两盅9分钱一两或1角3分钱一两的散酒。其中一被叫做“张叔”的拉三轮的就住在附近的一条纵向小胡同里。引得孩子们注意的并不是他的干巴瘦，而是他有一个与他反差很大的白白胖胖的媳妇和一个五六岁的水灵灵的闺女。逢年过节，张叔喝酒喝高兴了就会掏腰包，在小铺买上一挂炮仗，挂在小铺的门口放。辟里啪啦的响声会引来许多的孩子，赵三儿就是其中跑来最快一个。炮仗响完了，他赶紧跑过去拨拉破碎的炮仗皮，寻找没爆炸的炮仗。找到以后，

他就把它剥开，倒出黑色的药面儿，然后可以用火柴点“刺花”。有一次赵三儿刚拿起一个完整的炮仗，不料炮仗就爆炸了，幸亏炮仗小，只炸了他一手黑，但也疼了他好几天。羊头说，他这是猴捏炒栗子，爆了爪儿了。

胡同里的孩子们最欢快的时刻是三角地来了耍猴的和耍木偶戏的。噹噹，锣声一响，孩子们就从四面八方聚来了。一只小猴子，头戴一顶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红坎肩，一会儿窜到耍猴老汉手持立竿的横木上，一会跑到地上给观众敬礼，捡吃围观人扔的花生、瓜子、梨核儿。有一次不知怎的，小猴挣脱了链子，跑上了附近的屋顶，任耍猴的老汉怎么拿吃食哄叫也不下来。赵三儿自告奋勇爬上房，愣是抓住了套在小猴脖子上的铁圈。但还是老汉借着梯子上去把猴子逮了下来，赵三儿却被猴儿咬了一口，在胳膊上留下几个牙印。赵三儿并不嫌疼，而是以此吹牛，说如果不是他，猴子早跑掉了。他还夸口自己是二郎神，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他的手心儿。羊头说猴三儿抓猴四儿，那你不是抓你弟吗？过一会儿，不知羊头从哪儿找来一只破铁锅当锣，一边用木棒敲打着一边对赵三儿说，来呀，来呀，给二大爷鞠个躬！赵三儿急赤白脸，却又不敢和羊头动手掰斥。憋了好几天，直到耍木偶戏来了，赵三儿才有了话说。

耍木偶戏的带来一个竖起来的布帘遮着的木架房子，房子上方是个小戏台，也是噹噹几声锣响就开戏了。其中有《武松打虎》，有《猪八戒背媳妇》。赵三儿说，哎，怎么不演个武松打羊啊？武松按住羊头就打，那才带劲儿呢！有个小孩儿说打羊不算英雄，赵三儿说我说的不是老山羊，是《西游记》里的那个羊力大仙。羊头回说，还是演个猴三儿背媳妇吧。赵三儿恼羞成怒地说我背你姐！羊头追着要打人，赵三儿钻进人群中，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四个孩子最羡慕的是紧临关儿家的水井院李家和一被人称作“老六侯”的老头儿。

水井院原来是老北京的“水窝子”，也就是胡同里的水井所在地。据说北京的“胡同”二字就源于蒙古语的“浩特”（居民聚落）或“霍多”（村

落)。水窝子原有轱辘井,后来改作手压的机井,再后来就被自来水替代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胡同里的多数院落不通自来水,居民吃水都要到安在当街胡同的公用自来水管子那里去提;直到60年代初,各个院落里才通了自来水,安了水龙头。即使这样,水井院的压水机也一直保留着。

让赵三儿他们这群孩子羡慕的李家,不是压水机,而是他家那个被叫做“大爷”(音“的爷”)的李大麻子。他养了一大群鸽子,其中有头身白、尾黑,头上有黑色立羽毛的“凤头点子”;有全身白、翅边有几翎黑色的“铁膀儿”;通身全黑的叫“黑玉翅”,如果两翅边翎为白色的就叫“玉翅”了。水井院西厢房旁的靠西墙处建了分八层带格的铺了草编鸽子窝的大鸽棚。鸽棚下青砖铺地,外边用铁丝和木框子编成鸽栅。李大麻子的鸽子每天放飞,鸽群掠过屋顶,发出悦耳的哨音。关儿喜欢得要命,便和小哥几个到广渠门附近的白桥鸽子市上买了一对“凤头”。在笼子里养了一个星期,赵三儿就忍不住了,掏出鸽子解了捆翅膀的小线就往房上扔。鸽子扑拉拉飞上房,然后在屋瓦上溜达来溜达去,任凭几个孩子扔高粱米,就是不下来。过了些时候,两只鸽子飞走了,再也没回来。这天下午,赵三儿发现李家的屋顶上落了一只鸽子,养鸽子的李大麻子拿着一个手抄网上了房,把那只鸽子兜走了。由此他认定关儿的那两只鸽子被李家的鸽群招了过去,全都落在了李大麻子的网下。羊头一听就想去讨要,林子拉住他问,咱们的“凤头”又没打记号,你认得出来吗?羊头摇摇头。关儿说算啦,人家不会认账。这事原本就算过去了,没想赵三儿自己悄悄地用铁丝和线头做了一个铁丝圈的抄网,然后就爬上了水井院的墙头,准备抄落在屋顶上的李家的鸽子。结果是鸽子没抄着,他却被李大麻子捉住了。李大麻子扇了赵三儿一个大嘴巴,一边说他是“小偷”,一边揪着他要送到派出所去。赵三儿吓傻了,平时能耍嘴皮子的他连说话都不利索了。听见叫声,胡同里冒出一大群人来,羊头、林子和关儿也都闻讯赶来了。林子一见揪的是赵三儿,就上前去说好话。李大麻子不买账,羊头急了,伸手一把揪住李大麻子的衣服,俩人差点动起手来。关儿见事头不好,上前指着李大麻子要鸽子,说自家

的两只“凤头”就是被他招去了。李大麻子虽然矢口否认，但却面红耳赤。羊头带头起哄，说他亲眼见着李大麻子上房抓鸽子，还嚷嚷着到派出所讲理去。李大麻子终于退步了，放了赵三儿，骂骂咧咧地进了水井院。从那以后，在四个孩子的耳朵里，李家鸽群的哨声再不像以前那么悦耳了。

老六侯是每年秋天在三角地卖蚰蚰的一个干巴瘦的老头儿。他有上百个蚰蚰罐，除了小油罐以外，还包括十来个澄浆底的大瓦罐。赵三儿说，一般的蚰蚰探子是耗子胡子做的，老六侯的蚰蚰探子是狼毫做的。蚰蚰探子有两个用处，一个是来了买主，得看蚰蚰是不是能掐架，就用蚰蚰探子探，能咬架的蚰蚰会张着牙追探子毛儿；另一个是用在掐蚰蚰的时候，若是两只蚰蚰趴在澄浆底大罐里不动弹，就用探子逗弄它们。经这么一逗弄，蚰蚰就会一边扇着翅膀叫一边寻找对手，然后掐个你死我活。几个孩子都喜欢玩蚰蚰，但顶多能出个5分、1毛，买只不大的蚰蚰，掐起来也不过瘾。赵三儿说，他长大以后就像老六侯那样去逮蚰蚰、卖蚰蚰。羊头说你还真能行。赵三儿听了很得意，羊头却说因为你叫“猴三儿”，他叫“老六侯”，也是一哥一弟。

赵三儿虽然喜欢蚰蚰，但他既买不起澄浆底大罐，也买不起小油罐。他的几只蚰蚰是装在一个掉了瓷的大茶缸子里的。缸底放些湿黄土，再放些个菜叶子、青豆、米粒儿；缸子上边的盖儿是用硬纸壳贝儿剪成的。为了防止蚰蚰把纸盖儿撞开逃走，他就上面压了几颗小石子。有一天，他在院子里玩蚰蚰的时候，一只他最看重的麻头跳出了茶缸子。他伸手去捉，麻头三跳两蹦就钻进了西院墙下的一片碎砖头堆里，转瞬就不见了。他急着去翻砖头，翻了几块就发现它伏在那里，可是当再次伸手的时候，麻头又钻进碎砖头缝里去了。再翻，直翻得他满头大汗，麻头再也不见踪影。他恨不得把砖头堆翻个底儿朝天，但面对几千块碎砖头，他只能唉声叹气。夜晚，听见不止一头蚰蚰在砖头堆里叫，他突然萌生了一个把砖堆清理干净的想法。说干就干，第二天他开始往院子外边扔碎砖头。一回扔三四块，他一连跑了七八趟，砖堆却没有见小的迹象。扔烦了，他就跑去玩了，哪

天想起来了，他就继续扔。几个月的光景过去了，砖堆眼见的小了许多。

放暑假的时候，天气闷热，已经是十几岁的小伙伴们盼的是大晴天和长辈发慈悲。到陶然亭游泳池去游泳，没车钱可以走着去，但没1毛钱买门票，就只能隔着铁栏杆看水花儿了。那时候的成人一个月挣40来块钱养一家子，1毛钱可以买1斤棒子面，再花1毛钱买肉炒菜，全家都够吃了。所以，从大人那里磨掏出1毛钱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其实大人也有大人的算盘，去就去吧，省了进澡堂子洗澡了。

有了1毛钱，他们就可以在水池子里折跟头、打水仗了。比赛扎猛子，是小哥儿几个的乐趣之一。不仅要比扎得远，还要比挣着眼睛摸水底的东西。他们像水里的鱼一样乱钻，把水中晃动着的腿、脚巴丫子和屁股蛋子看得清清楚楚。穿蓝、黑裤衩的是男的，穿花泡泡纱紧身衣的是女的。赵三儿扎在水里胡摸乱摸，一把摸在一个女孩的大腿上。女孩叫了一声浮出水面，赵三儿潜在水底赶紧逃跑了。出了游泳池，赵三儿得意地说那女孩的大腿真滑溜。虽然哥儿几个都认定那属于流氓行为，但说起来却依旧是津津有味。

阴天下雨的时候，游泳池去不成了，小哥儿几个就聚在关儿家院子的门道里望着云飞云走盼晴天。关儿在墙上发现一只蜗牛，用手一拿蜗牛的头角，蜗牛就缩回到壳里去了。羊头说：“水妞儿，水妞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哦喔。你爹你妈，给你买个烧羊肉。你不吃，喂狗吃，狗不吃……”赵三儿一听就乐了，说：“给水妞儿吃羊头肉它就吃了。”门道外边的胡同里有人戴着草帽走过去，赵三儿又喊：“下雨喽，冒泡喽，王八戴上草帽喽！”如果戴草帽的回头，赵三儿就赶紧往院子里跑，身后带来一声骂：“小兔崽子！”

立秋以后，小伙伴们更多的闲暇时间是到离家不远的天坛公园去玩。

初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天坛，平面布局为北圆南方，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建在三层汉白玉的圆台之上的主体建筑“祈年殿”高32米，为深蓝色琉璃瓦覆盖、鎏金宝顶的三重檐圆攒顶式。

大殿由 28 根楠木大柱支撑。大殿之内又有 28 根大柱分三圈环列——内环 8 根大柱，象征春、夏、秋、冬四季；中环 12 根金柱，象征 1 年 12 个月；外环 12 根檐柱，象征 1 日 12 个时辰。中、外两环共计 24 根大柱，代表 24 个节气。28 根大柱，示意中国古代文化中的 28 宿。柱顶的 8 根“雷公柱”，与 28 宿合成 36 天罡。从祈年殿向南，有一条长 360 米的海漫大道，大道的南尽头是一道城墙。走过城门，有原本祭天大典后存放皇天上帝牌位的皇穹宇。皇穹宇周围一道高 3.72 米的灰色圆形墙，周长 193 米的，被叫做“回音壁”。如果两个人分站墙壁的东西两侧，面壁讲话，两个人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对方的声音，就像其间有一根传导的电话线一样。在回音壁贴墙通话，曾是小哥儿几个很热衷的事情。

天坛公园的门票是 5 分钱，小哥儿几个当然不会掏。甭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不会花那冤枉钱，唯一的办法就是爬城墙。当时的天坛南围墙是后砌的一道分两层的较矮的墙，练武术的羊头和个儿高的林子先蹿上第一层窄窄的平台，然后把赵三儿和关儿拽上去，再翻过女墙，就到了公园的里边。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边踢着石子一边吹着口哨朝前走，却没想到迎面来了两个公园管理处的巡查人员。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假装不在乎。管理处的人喝问他们是从哪里进来的，平时爱耍贫嘴的赵三儿吓得说不出话来，反倒是林子镇静地回说是从大门口进来的。管理处的人又问，售票员是男的女的。林子从容答对：女的。正当管理处的人犯嘀咕的时候，后边又走来的两个小男孩被管理处的人一问就傻眼了。这时候赵三儿来劲了，说你们就实说了吧，不老实就罚你们去拔草！那俩孩子吞吞吐吐，他们这几个小伙伴乘机溜了。

翻了无数回的墙，小哥儿几个早就对祈年殿和回音壁不感兴趣了，他们的乐子在天坛外墙和内墙之间的树林子里。赵三儿在草地上打滚儿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蚩蚩的叫声。他赶忙爬起来，静住声，但蚩蚩却再也不叫了。羊头拾起一根小树棍儿，叫赵三儿来比试剑法。赵三儿原本怯阵，但听羊头说只防守不还击，也就炸起了胆子。他抄起一根长一些的树棍儿，左砍

右刺，直到把树棍儿打成了两截。林子在一个小土坡前看蚂蚁搬家，关儿在一棵不高的树上发现一个泥黄色大马蜂窝。听见了关儿的惊叫，赵三儿就地拾起一根枯树枝子，对准马蜂窝使劲一捅。马蜂窝掉了下来，炸了窝的马蜂疯狂地四处乱飞，寻找着入侵者。赵三儿有准备，羊头行动迅速，林子离得远，都及时抱头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有不远不近的关儿趴慢了，脸上被马蜂蜇了个大包，不一会儿整个脸都肿了。垂头丧气地回家，街上的许多人扭头看他，有一个还说：“哎哟，这孩子怎么这么胖啊！”

有时候小哥儿几个还会绕过金鱼池，过了马路以后沿着天坛的南墙根儿一路向西到天桥去。

多少年来，天桥是北京老百姓特别是南城老百姓的一个乐和的地方。据说元代的时候，这里原本有一条东西向的河，为了方便行走，人们在河上架了一座现今已经不知名号的桥。明清时代，由于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去祭天，于是这桥便叫了“天桥。后来河水干了，河道被填平了，桥也就不见了。民国时代，人们在桥西的一片空场子上盖了许多房子，后来就形成了七条街巷。街巷里开了一些店铺，其中有小饭铺、小酒馆儿和戏园子，吸引了许多平头百姓。

到了这地方，羊头先要到街巷中的一块空场地去看宝三摔跤，赵三儿却喊着去听相声。林子无所谓，关儿说走到哪儿看哪儿，结果一逛就逛到了摔跤场。跤场周围人不多，没见宝三的人影儿，只有两个身穿褡裢的不知名的跤手在吆喝场子——或是逗贫嘴儿，或是甩着胳膊比划比划。林子用不大的声音说：“还真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啊！”没想吆喝场子的跤手还是听见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嘿，爷们儿，您干嘛来了？别光耍嘴皮子，您蝎了虎子掀门帘，怎么着也得给老少爷们儿露一小手啊。”另一个说：“行嘞，沙窗擦屁股，咱爷们儿就露一手。”赵三儿笑了，羊头说：“你又学了一招吧？”说话间，两个跤手练了起来——你给了我一个“跛跤”，我给你一个“德阔勒”，让赵三儿鼓起了掌。杨路却一撇嘴，说：“没练真的，都是耍花活。”撂了几跤，又上来一个耍武术的，一个人拳打脚踢，

又一个人舞枪弄棒。赵三儿扭脸对羊头说：“哎，你不是棒吗？还不上场跟人家练练。”羊头回说：“练就练，谁怕谁呀！”关儿一把拉住他，说：“吃葱吃蒜，你还吃辣眼儿姜（将）啊！”林子说：“别犯傻了，进场子那叫砸人摊子，人家非跟你玩命不可。”场地的人开始吆喝着收钱了，小哥儿几个赶忙开溜。另一个场地里有变戏法的，一个老头手拿一个打开的盒子，里边什么都没有，合上盖子再打开，里边变出一块钱来；再合上再打开，又变出一块钱来。赵三儿说：“这好嘿！有这么一个盒子，来一块，来一块，发大财了。”林子说：“你别逗了，要真能变钱，人家还上这儿摆地摊儿呀？早就回家自己闷头变去了。”终于溜到了说相声的大棚里，只见一穿大褂的秃瓢儿男的正在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的绕口令，等他刚一说完，身穿红缎旗袍的女的就用合拢的扇子在他秃脑袋上一敲，说：“你说个新鲜的！”男的说：“我可不说，说新鲜的你就不打我了。”女的又是一扇子，说：“你这不贱骨头吗？”男的说：“打是心疼骂是爱呀。”女的重重地在他脑袋壳上敲了一扇子，男的胡噜一下秃脑袋，指着下边说：“哎呀，你心疼我，我高兴，可别吓着下边的那帮孩子。都是听噌的，不收钱你也能把人吓跑了。”林子悄声说：“走吧，人家说咱们呢。”小哥儿几个走在巷子里，闻见了小吃铺里飘出的香味。赵三儿咂摸咂摸嘴说：“也没带钱……”羊头说：“什么叫没带钱呐，你压根儿就没钱。”关儿从衣兜里找出5分钱来，买了一盘炸灌肠，四个人分着吃了，都觉得没吃够，不解馋。

尽管每天都玩得跟脏猴儿似的，但只要天不凉，小哥儿几个就在自来水管子那儿冲冲手脚。可是一到冬天就不行了，只能隔几天用热水洗一次脚，那还是在老家儿的催促下进行的——怕把被褥弄脏弄臭了。从入冬到开春，他们个个都焐上两三个月，直到身上发痒，一挠一把泥，小哥儿几个才从家长那里掏得3毛钱，然后结帮搭伙地到澡堂子里去洗一次热水澡。票价是2毛7分钱，省下3分就可以装自己的腰包了。赵三儿说洗个澡真叫贵，2毛7分钱，能下顿饭馆子了。贵？羊头说，你要是到珠市口那边

的清华池去就得3毛5分钱了。一进门，澡堂子里穿着大裤衩子和无袖小褂的伙计用外乡口音喊：“四位——里边请！”赵三儿学着人家的口音，说：“里边请——这是哪儿的话呀？”林子说：“是河北定兴的，和煤铺里摇煤球儿的是老乡，一个口音。”星期六的晚上人多，进了澡堂子得先把衣服脱在大竹筐里，等洗完了澡再找床位。一脱衣服，赵三儿身上的泥嘎巴儿就露出来了，羊头说他长了一身的蛇皮。赵三儿说：“老鸱落在猪身上了，就看见别人黑了。”洗澡间里水雾弥漫，内有两四方形的大池子，分温水池和热水池。半人多高的水，小孩儿站进去得没了胸口。泡热水池的多是上了岁数的人，那边人少，赵三儿跑去试了一下，一伸脚就给烫回去了。关儿、羊头和林子温水池里搓泥，赵三儿瞎扑腾着，把洗澡池当了游泳池。热水池那边的老者泡高兴了就唱京戏。关儿知道，老先生唱的是《钓金龟》和《红鬃烈马》。赵三儿也从中学了一句，朝着羊头唱：“叫张义啍，我的儿呀啊——”羊头朝他撩水，他就回撩，惹得旁边的大人喊：“哎，哎！”澡洗完了，床铺也腾出来了。澡堂子里的床铺两两相对，像火车车厢座似的，长一米七八的样子，宽四五十公分，两床之间有一床头小柜，是放茶壶、茶碗的地方。光着屁股从洗澡间跑出来的赵三儿见了正在铺单子的澡堂胖伙计，就学着定兴口音说：“你和摇煤球儿的是一家子吧？”胖伙计一边说赵三儿“你可够淘的啊”一边伸出手去摸赵三儿身下的小鸡鸡，嘴里还“得儿”的一声。赵三儿“哎哟妈呀！”一声跑开了。胖伙计笑着走了，赵三儿发现床头小柜上有一本“意见簿”和拴在一起的铅笔，于是他叫林子：“林子，林子，你帮我写上几句。”林子问：“写什么呀？”赵三儿夺过铅笔，说：“还是我自个儿写吧。”他拿起铅笔在意见簿上写下了几个字。羊头拿过去一看就笑了，说，你们看三儿写的是什么。林子和关儿凑过去一看，只见上边写着：胖豆豆太坏，摸人小鸡巴。

有一年的秋天，三角地北侧的杂货铺里出现了一个身穿蓝制服、留分头、白净脸的客人。由于穿着和相貌与前面的喝酒人不同，特别是他对小孩子的态度极为和善——他会让拢过来的孩子抓吃小碟里的铁蚕豆，也常

会把抽完烟的空烟盒给孩子们拿去叠三角。这使赵三儿和羊头一伙人觉得他格外亲切。但不久孩子们就听说这人不仅是当教师的，而且被划了“右派”。赵三儿回家问了他姐，他姐说，“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林子却说根本就是赵三儿他姐说的那样，他跟表弟说过这人，表弟说这人是“孔己己”。“什么？你表弟？”赵三儿一撇嘴说：“你还不如说你大侄子呢。”林子说：“我表弟怎么啦？他们家什么书都有，还有内部文件和《大参考》呢！他知道的可多了。”赵三儿问，《大参考》是什么呀，是不是小道消息呀。羊头说，对，是大小道消息。那什么是“孔己己”呢？林子说就是没用的书呆子。赵三儿回家以后跟他姐学说，他姐听了那人经常让他们抓吃铁蚕豆的事情就笑了，说差不多就是个孔己己。但过了不久“孔己己”就不见了，后来听说他被发到西山劳动改造去了。

赵三儿和羊头最好的合作是在全民打麻雀的时候。老师问谁能上房，赵三儿说羊头练武术，能蹿房越脊。羊头也推荐赵三儿，说他灵巧，来个猴爬竿儿什么的没问题。于是俩人都被选上了。羊头抢了铜锣上了学校教室的房，赵三儿也就只能拿着拴了抹布的竹竿儿在屋顶上来回晃悠了。有麻雀飞过来，他们是一个人打锣一个人摇竿；没麻雀的时候，羊头就对着赵三儿敲锣，学耍猴的。赵三儿觉得吃了亏，挥着竹竿要敲羊头的脑袋壳，可是他忘了这是在屋顶上，身子一歪就踩空了。如果不是羊头伸手把他拉住，他就滚下房去了。赵三儿吓得脸煞白，羊头也不敢再开玩笑，赶紧扶着他下了房。可事后赵三儿却不承认自己差点儿栽跟头，而是说那是吓唬羊头玩呢。羊头说，是啊，那是耍猴呢。

刚上中学的时候，四个小伙伴都有了2块钱一张的公共汽车月票。虽然他们不全都在一个学校，但下了学还是经常凑到一起“遛车”。所谓“遛车”，就是没有目的地来回来去换车、坐车。那时候北京的市区公共汽车，从1路算起，可以排到28路（其间有断号的），他们一天中从头到尾坐一路车，没多少日子就把所有路的公共汽车坐了个够。那时候北京四周还有城墙和护城河，城区不像现在这么大。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出了这